

青苔之歌

京 劇

袁韻宜 黃秉德改編



青春之歌

(京 剧)

根据楊沫同名小說改編

改編者 袁韻宜 黃秉德

北京宝文堂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根据楊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它描写北京的一批爱国学生，在党的組織和领导下，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段革命历史时期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顽强不懈的斗争。在艰苦斗争中，有不断觉醒、成长的青年学生，逐渐锻炼成爱国运动的骨干；也有經不起严峻考驗，逐步走向沉淪、动摇，甚至叛变，做了时代的残流。通过剧中人物的思想、行动，可以看到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物动态。

这是北京京剧团上演后的修訂本。

青 春 之 歌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0·396 字数48,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张 2 1/4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册

定价(7)0.24元

人 物

卢嘉川——（即馮森）二十四岁，共产党员，原为北大学生，
后为职业革命工作者。

徐 辉——二十一岁，共产党员，北大学生，学生会干事。

林道静——二十岁，失学青年，后为共产党员。

余永泽——二十六岁，北大学生，原为林道静的爱人。

侯 瑞——二十一岁，共产党员，北大学生。

许 宁——二十岁，北大进步学生。

王晓燕——二十五岁，北大学生。

白莉萍——二十二岁，北大学生。

王健夫——二十八岁，北大学生。

学生群众甲、乙、丙、丁等若干人。

李孟瑜——二十九岁，共产党员。

刘大姐——五十五岁，共产党员。

林 红——（即郑瑾）二十八岁，共产党员。

高 妈——王晓燕家的女用人。

胡梦安——三十四岁，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党务专员。

宪兵三团参谋长——四十二岁。

阎 庚——四十八岁，国民党北平内六区署长。

戴 瑜——二十九岁，原为共产党员，后叛党。

张营长——宪兵三团特务营营长。

李付官——宪兵三团参谋长的付官。

女看守——三十七岁，宪兵三团秘密监狱的看守。

男看守甲、乙——宪兵三团秘密监狱的看守。

宪 兵——若干人。

便衣特务甲、乙、丙、丁四人。

警 察——甲、乙等若干人。

序 幕

时 間：一九三一年春。

地 点：北平的大街上。

幕 前：义勇军进行曲中，夹杂着学生的口号声：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

拥护苏维埃政府！

拥护苏联！

枪声。

幕 启：卢嘉川、徐辉和少数几个同学用帽子、头巾捂住前额，手拿电灯泡、石灰包，匆匆由两面上。

卢嘉川 同胞们！父老兄弟们！国民党卖国政府、反动头子蒋介石，实行对外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政策，叫日本鬼子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起来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的政权！拥护中央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

数警察从四面上。卢嘉川等立即逃跑，一同学未逃脱终被捕。其余同学用石灰包迷住敌人眼睛，有的与警察撕

打，台上乱成一片。

警察（吹警笛）追！追这些赤党！……
灯暗。

第一場

时 間：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夜。

地 点：北平后門附近一家中等公寓。

布 景：一間地道的北方四合院东厢房。房間布置簡單、精致。台
左側有一八仙桌，桌上放着瓜子、花生、葡萄酒……等食品。

白莉萍上。

白莉萍（唱南梆子）

白莉萍一陣陣心中欢暢，
渡除夕邀好友欢聚一堂。
“九·一八”炮声响家乡淪喪，
團家人避战祸天各一方。
国事重狂瀾难挽徒增惆悵，
我只得苦中求乐且磨时光。

徐輝、王晓燕同上。

王晓燕（唱散板）

寒风冽凜晚鐘响，

徐 輝（接唱）好友相聚話衷腸。

二人进屋。

王晓燕
徐 輝 白莉萍！白莉萍！

白莉萍 哎哟，晓燕，徐輝，你們才来？怎么不見許宁？

徐 輝 你就惦记他。崔秀玉昨天参加东北义勇軍，你不但叫許宁去，連給小崔送行也不讓去。

白莉萍 誰說的？是他母亲不讓他去，怎么是我不叫他去？

王晓燕 你这嘴可真厉害。
許宁推著王健夫上。

許 宁 白莉萍！

白莉萍 死許宁，才来。

許 宁 我在沙滩碰見王大艺术家买酒，我把他也拉来啦，你欢迎不？

白莉萍 当然欢迎。不过今晚上你可是个不速之客，只許你喝酒，不許你說話。

王健夫 謹遵台命！

白莉萍 要死啦！快請坐吧！还差誰？

許 宁 就差卢兄一人。

徐 輝 他一会儿就来。

白莉萍 晓燕！我請不动小林，你是她的好朋友，劳駕你把小林請来。

王晓燕 小林为人很热情，这一年来她叫环境折磨成那样。我去試試看。回头見。（下。）

許 宁 你說奇怪不？小林那么倔强、勇敢，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怎么会和余永泽生活在一起？

徐 輝 余永泽？这名字好熟啊！

白莉萍 （对徐輝）就是你們历史系的学生，比你高两班。穿的长袍大褂……

許 宁 有名的老夫子。是林道靜的一块絆脚石。

徐 輝 （忽然想起）啊！是他呀！

白莉萍 我早劝过小林，叫她干脆另找一个爱人，可小林說余永泽真心爱她，她要忠实于爱情。我才不信呢，余永泽要是真心爱她，大年卅会跑到楊村他那个老财主家去过年去啦，把小林一个人丢在公寓里！就凭这一点，要是我，早跟他脱离同居关系啦。

徐 輝 哟！小白，怪不得有人說你現在变成恋爱专家啦。

白莉萍 我可不想上烈女传。你没听说……新的恋爱不起，旧的恋爱不会消灭……这是……是哪个文学家的話呀，喂，王大艺术家？

王健夫 嗯，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我……不知道。

白莉萍 嗨！真是問道于盲。

許宁不时从紙包內掏出东西往嘴中送。王健夫也来抓了一大把花生、糖菓之类。

白莉萍 （忙攔）怎么啦，还有客人哩。

林道靜、王晓燕同上。

林道靜 (唱四平調)

國事艱世道險荊棘布滿，
盼過年到過年反覺辛酸。
空有這救國志難隨心愿，
除夕夜憂慮重重心緒不安。

王曉燕 快走，白莉萍等你哩！

林道靜 我不去啦。(回身欲走。)

王曉燕 剛說好怎麼又變啦？

林道靜 (唱) 大學生慶新年歡樂無限，

我不願在人前故作周旋。

白莉萍 (聞聲出來) 真是諸葛亮，非得三顧茅廬不出山，快進來吧。(拉林道靜進屋) 我來介紹一下，這是學生會的幹事、歷史系二年級的高材生徐輝。

徐輝 王曉燕同學才是高材生哩。

白莉萍 這是頂頂大名的王大藝術家。(笑的彎了腰) 這是林道靜。

王健夫 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見，果然，果然！

白莉萍 這話可不假，小林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還開過家庭革命。大家快請坐吧。(環顧四周) 就差盧兄一個人。

徐輝，盧兄怎麼還不來？

徐輝 他也快來啦。

白莉萍 大家喝一杯酒吧！

許 宁 我来斟。(毛手毛脚碰倒酒瓶。)

白莉萍 死許宁！(忙擦桌子)日本人不叫我們过年，
你也不想叫我們过年。

許 宁 (拍桌子)我真恨日本强盜穷兇极恶，侵略我
国……

王健夫 諸位！莫談国事行不行？讓人生有一点自由好
嗎？

徐 輝 这又不是茶館，为什么不能談国事？

許 宁 王健夫，你簡直不象是个中国人；日本人快要
灭你的祖国啦，你还不走出你那象牙之塔呀！

王健夫 我怎么啦？我？……你不能学蔣介石一样，限
制人言論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我要自由！
我要自由！……(揮拳狂叫。)

白莉萍 咱們飲酒，別談国事。

許 宁 不平則鳴！(高举酒杯)我抗議，我要大声向反
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議，抗議蔣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葬送了东北三省，我要象南下示威一样，向南京政
府抗議……

徐 輝 你只会隨喊口号，管什么用处？蔣介石也听不
見……你不怕偵探听見？

白莉萍 (放低声音)提起南下示威，北大同学可打了
先鋒。李孟瑜、卢嘉川、徐輝都是当时的赫赫人
物，就連許宁当时也了不起。

許 寧 李孟璦和盧嘉川分任總指揮，他們和付指揮還沒出北平，先領着同學臥軌。在南京打毀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日報，把堂堂的國民政府吓得就像一堆爛泥似的把大缺門緊緊關閉起來。王健夫，你知道嗎？（拳頭在王健夫面前一伸，吓得王健夫趕快縮頭。）

白莉萍 已經三年啦，國事依然如故。我看光靠幾個同學喊喊口號，談談主義，也救不了國。曉燕，你說對嗎？

王曉燕 我爸爸說過，青年人還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徐 輝 不見得。一支毛瑟槍，可當十萬兵。如果大家都抱着一本書念，不肯走出圖書館，恐怕華北早晚也會叫蔣介石送了禮。

王健夫 不怨天，不尤人，只怨人心不古，我看中國不亡，是實無天理。

林道靜 （沉默了半天，聞言勃然而起）王先生！（唱西皮流水）

說此話，真真是稀世奇談，
民族的自尊心拋在一邊。
皆因為貪官遍地國事無人管，
日本鬼趁機來犯，這才起狼煙。
只要是人人肯把救國責任担，
收復失地在指顧間。

我劝你，亡国的禍儿莫重彈。

国家兴亡，匹夫有責！

怎能够醉生梦死袖手旁觀。

卢嘉川穿黑棉袍，藍布罩衣，西服褲，围着灰色围巾，十分瀟洒地，边說边上。

卢嘉川 “国家兴亡，匹夫有責！”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在这国家多事之秋，怎能袖手旁觀，这話很有分量，很有道理。

众人迎出。

众人 卢兄来啦！

卢嘉川 剛才的話……

白莉萍 是小林說的。

卢嘉川 啊！是你，还認識嗎？卢嘉川。

林道靜 (面紅) 認識，北戴河小学校里見過一面。

卢嘉川 为什么不教書啦？噢！现在也在北大念書嗎？

林道靜 ……

許宁 卢兄，刚才大家談了半天的国事，看法很不一致，你把最近的形势談談好嗎？

王晓燕 你們談吧，我先走一步。

卢嘉川 怎么？王小姐！

王晓燕 家里等我回去。同學們，再見吧！（拉林道靜至一边）小林，这卢嘉川我不熟悉，看样子也是个激进派，少和他們来往，太危險。

林道靜 你尽听伯父那一套，跟着胡适跑。

王晓燕 我不管胡适如何，我只相信爸爸的話。小林，
明天上我家去。再見！

徐 輝 我送你。

众 人 再見！

徐輝送王晓燕下，旋又上。林道靜默默坐一边。

許 宁 卢兄快說。

徐 輝 （摇头示意）不要紧，大門已关啦。

卢嘉川 （环視一周）我比大家知道的并不算多，先給大家說个笑話吧。我們还記得三年前蔣介石为了掩飾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謀，曾經发表过一段臭名昭著的騙人謊言，說什么三年之后，失地不能收复，中国不能复兴，当杀蔣某之头以謝天下。这篇謊言早已揭破，而前几天热河紧张之时，宋子文也恬不知耻地把蔣介石的濫調又重彈了一遍，他說抗日救国諸君只管打吧。諸君打到那里，子文跟到那里。諸君打到天上，子文跟到天上。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众人笑声。旋而舞台气氛又很沉重。

卢嘉川 可是热河战争刚刚开始，他就逃回南京去了。

許 宁 真不要脸！

卢嘉川 自从承德失守之后，日本鬼子正調集大兵向我长城各口进攻，以图进占整个华北。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蔣介石却仍然說我們的敌人

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几百万军队不打日本，却更加兇残的围剿紅軍。北平自从派来宪兵三团之后，血腥镇压更加残酷，（激动地边說边作身段）抓呀，杀呀……无辜青年的热血，洒遍了古老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加快）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蒋介石虽有飞机大炮，休想消灭民心所向的紅軍。鋼刀虽快，也杀不绝爱国青年的头颅。自古玩火者自焚。蒋介石不是在剿共，而是在自掘坟墓。同学们，記着吧，反动派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

（唱西皮搖板）

蒋介石坐南京独裁专横，
一心想灭紅軍卖国求荣。
共产党領紅軍出奇制胜，
各城市也发出抗敌呼声。
虽說是黎明前天黑地暗，
黎明过那紅日自会东升。

林道静（唱二六）

听言叫我吃一惊，
这卢兄出言与众不同。
我只說国难只怨敌入寇，
却原来有不少道理在其中，
欲求他指引我把路行，
乍見面怎好吐露这肺腑情。
見卢兄談笑风生，待人多热誠，

我料他絕不会冷遇后生。

卢兄！

卢嘉川 啊！小林。

林道静 听君一席話，胜讀十年書。真糟糕，我对救国道理一点也不知道，听你說了好些道理，我心中明白多了，可是共产党、紅軍是怎么回事？他們真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嗎？怎么还有人罵他們呢？

卢嘉川 噢！打个比方吧！偷东西的人最爱罵別人是賊，三妻四妾的“道德家”，最会攻击女人不守貞操，这还不明白嗎？这样吧！一两天我給你送几本書，你先看看吧。

林道静 （驟然变得十分活潑）真的嗎？那太好了。謝謝你……你借我的書，明天可以給我嗎？

王健夫 哎呀！了不得啦，日本飞机扔炸弹啦，快跑啊！（拉白莉萍跑。）

白莉萍 怎么啦！你睡得糊涂，发什么疯啊！今天这个年，就叫你扰的。

王健夫 这不是过年，这是打仗，要不然这屋里为什么充满了火药味儿？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抱头鼠竄，提鞋，帶口罩，欲跑下。）

众人 哈哈……这个神經病。

王健夫 （又轉回来）酒瓶，我亲爱的……（忙着把自己的酒瓶揣在怀里，跑下。）

——幕 落

第 二 場

时 間：同年三月初。

地 点：林道靜、余永泽的家里。

林道靜围个围裙，捧个菜筐上。菜筐內放有几本書。

林道靜（唱西皮慢板）

冰雪消，东风起，天气漸暖，
艳阳天，楊柳青，春到人間。
蒙卢兄，贈書籍，获益匪淺，
求知欲，促使我，苦讀不眠。
数日来，与卢兄，又未得見，
盼望他，来我家，也好攀談。（坐下擇菜，
看書。）

許宁匆匆上。

許 宁（唱）白莉萍約我去游春，

誰知她不在家緊鎖房門。

真气人！小林！

林道靜（正貫注全神看書，忽听人叫，誤以为是卢嘉川来，

兴奋地站起）是卢兄来啦！（要出門，看看自己，又忙着解下围裙，与菜筐一起藏在桌子下面。）

許 宁（不耐煩）小林！（說着进来与林道靜碰个满怀。）

林道靜 啊！是你！……許宁！你怎么沒去上課？